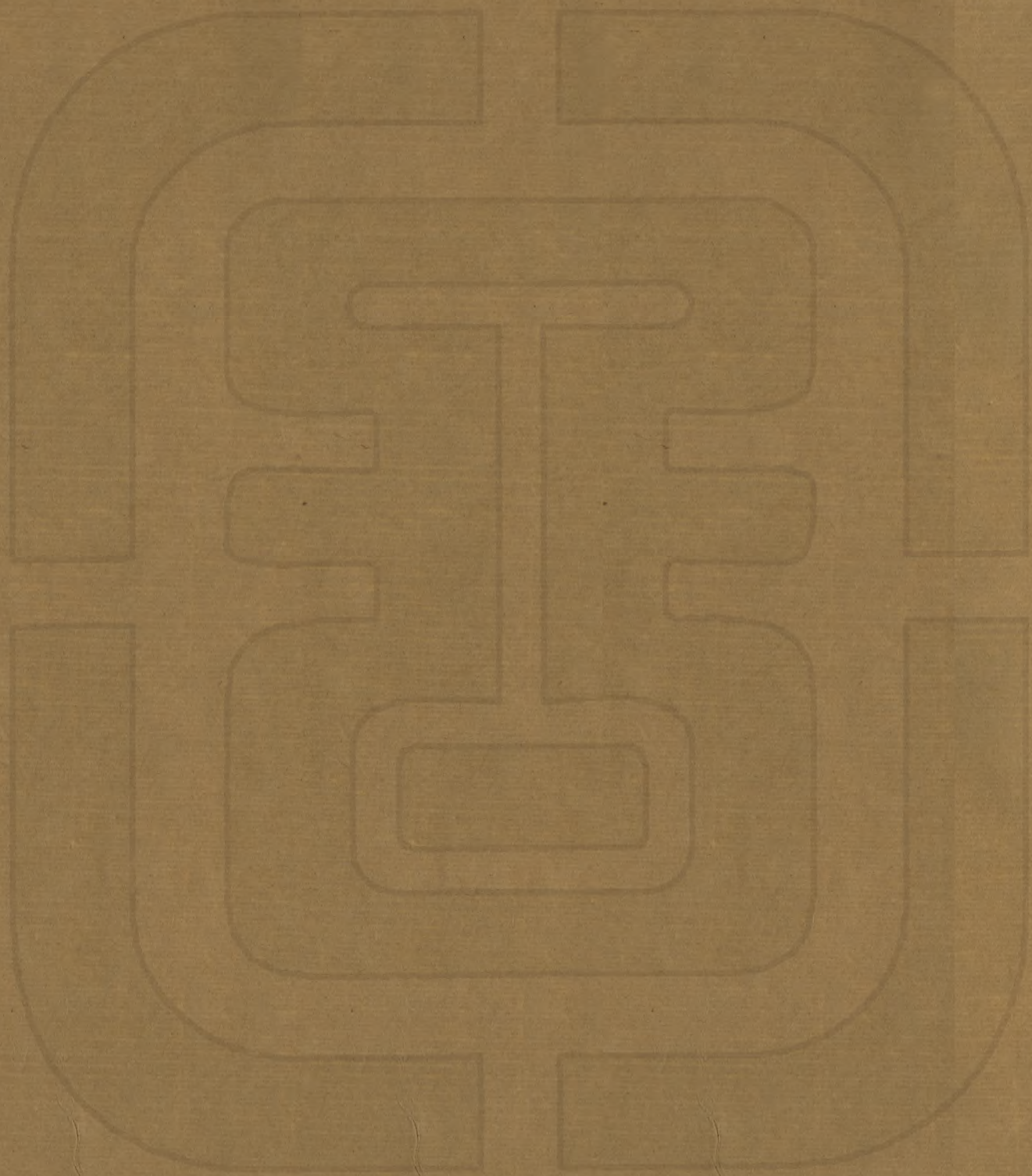


泰和縣志





道光四年秋月重修

秦和縣志

本衙藏板



重修泰和縣志序



誌乘一書所以考古証今著一  
邑之典章備千年之文獻官茲  
土者驗民情以定因草觀風俗  
以展謨猷胥於志乎是賴真西

山曰為此邦者不可無此書朱  
子知南康軍下車即詢郡志論  
者以為知務壬午春予承乏泰  
邑甫入境周覽地輿形勝則見  
夫王山東峙武姆西來澄江一



水繞其前登科諸嶺拱其後而  
且甲第雲連疊出於通衢間蓋  
自宋元迄明以來文章經濟代  
有傳人如整庵廬山東里諸公  
皆數百年靈秀之氣會萃焉而

特厚其鍾毓者也退而考其邑  
志凡所謂山川城郭則歷歷也  
都圖戶口則錯列也官司職守  
則濟濟也賦稅征輸則任土作  
貢也庠序人文則選造蒸蒸也



先賢勲業文藻則秩秩炳煥也  
其足以資觀風驗俗者至詳且  
備顧是編乃乾隆十八年前令  
冉君之所裁定越今七十餘年  
建置時有變遷民物不無豐耗

與夫制度文為人物治化之遞  
更日久年湮竊懼其散佚莫可  
考適奉

撫軍纂修省志通檄所部及時  
整輯爰遍告紳耆籌費設局延



邑孝廉蕭公慄艇暨多聞宿學  
諸君子分修總校余亦時為折  
衷焉體例一遵

大憲所頒章程其於舊志四十  
卷則仍其紀錄補其滲漏正其

泰和縣志

序

四

訛謬而於得諸採訪者慎擇嚴  
收務祈信而有徵足以傳後越  
二年而告成諸紳士問序於予  
予謂是書之作豈第補七十餘  
年之闕畧而誇一時之文物已



哉蓋欲後之生茲土者知某忠  
某孝某節某義思有以景仰之  
官斯邑者知某循某良某政某  
教思有以景行之以彰先後之  
聲光於不朽昭太平之

**盛**

治於無窮也然則是書之關於  
風化豈淺鮮哉遂書是以弁諸  
簡端

皆

道光四年歲次甲申季秋之月



知泰和縣事潼關楊訥謨



泰和縣志

序

六



泰和縣志目錄

卷首

新序

目錄

原序

例義

繪圖

上諭

上諭亭

朝賀儀附

卷一

星野志

泰和縣志

目錄

分野

占驗

氣候附

輿地志

沿革

形勝

卷二

疆域

城池

城廂

鄉里

坊表

風俗

卷三

古蹟

山川

津梁

水利

陂塘附

卷四

學校志

欽頒卧碑

訓飭士子文

學廡

學額

學田

書籍



卷五

文廟

崇聖祠 明倫堂 祀典 祭器 樂章 舞法

卷六

名宦祠 鄉賢祠 忠孝義祠 節孝祠

卷七

鄉飲 賓興

卷八

公署志

官廨

倉庫

附

養濟院

育嬰堂

普濟堂

書院

考棚

廩局

泰和縣志

目錄

二

卷九

田賦志

田賦

戶口

役法

卷十

驛鹽志

驛站

塘汛

鹽法

卷十一

食貨志

儲備

土產

公產

卷十二

封爵志



封爵 武事

卷十三

秩官志

令宰 學官 縣丞 典史 巡驛

卷十四

宦蹟

卷十五

選舉志

科目上

卷十六

科目下

泰和縣志 目錄

恩賞舉人 會榜後附

卷十七

徵薦 貢士

恩賞副榜

卷十八

貢椽

封贈

恩廕 武科 武職附

卷十九

人物志

列傳



卷二十

列傳

卷二十一

列傳

卷二十二

列傳

卷二十三

補傳

卷二十四

列女

卷二十五

秦和縣志

目錄

四

貞媛

卷二十六

孝義

惠恤

孝友

卷二十七

寓賢

隱逸

文學

方技

卷二十八

壇廟志

壇壝

祠廟

仙釋

寺觀

塋墓

卷二十九

祥異志

祥異

一產三男

百歲

五世同堂

耆年

附



卷三十

藝文志

奏疏

卷三十一

記上

卷三十二

記中

卷三十三

記下

卷三十四

序上

泰和縣志

目錄

五

卷三十五

序下

卷三十六

書 題跋 說 銘 箴 贊 詰對

卷三十七

傳 墓表 墓志銘 行狀 哀辭 雜文

卷三十八

賦

卷三十九

詩上

卷四十



詩中

卷四十一

詩下

卷四十二

新增藝文

宸翰

代言

附

皇子孫詩記

附

奏疏

書

卷四十三

序

辨

考

紀

紀畧

卷四十四

議

問對

碑

記

卷四十五

泰和縣志

目錄

六

原

解

正誤

論

策

雜文

樂府

頌

卷四十六

詩

卷四十七

雜記

卷四十八

書目

泰和縣志目錄

終



泰和縣志卷首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訥重輯

淳熙志序二篇

紹興乙卯先君攝簿西昌時初脫兵火之厄井邑蕭條訟牒稀少而簿廳事尤簡閒與邑之賢士大夫賦詩酌酒而已後四十二年秀實始得邑於此既見吏民首訪遺跡則前日瓦礫之場豺狼之墟蒼煙野草之所延蔓者今皆棟節薨連壯哉縣矣每欲輟簿書之餘暇覽江山之形勝搜求先君遺文逸句於精藍古寺山巖石壁之間且因以稽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一

考此邦賢人君子之操履墨客騷流之賦詠高僧仙伯之詼詭譎怪揭而揚之未暇也一日太守直閣王公以書抵秀實曰天下郡國皆有志而廬陵獨闕意者其有待乎子盍有以成吾意凡四封之內一事一物有可以備實錄者咸採摭以告秀實奉命惟謹於是好古博雅之士各以所聞來獻乃詔貢士嚴萬全倪求己會粹之而縣丞張君可速董其成釐為一十卷以資討論之博昔司馬子長負良史之才自唐虞以來世為天官且先人之論纂略備即舊文而次比之疑若無甚難者而又且游江淮上會稽浮流湘涉汶泗盡取山川之秀納之胸中然後採摭經傳鉤考是非是以下筆常有奇氣自班孟堅以下遼乎不能及也



公以宏才奧學世濟其美一麾竭來弊剗利興郡以無事坐嘯餘閒他無所及而汲汲於是竊有以窺公之心矣他日陟蘭臺芸閣之峻抽石室金匱之藏編摩讐校以成一代之典則雄深雅健追配古人此書不為無助云淳熙二年十二月奉議郎知縣事陳秀實序

右西昌志所錄皆宋淳熙以前事考其詩文亦失之泛而宋末至今西昌之人物可書甚多而未聞有一有續志之者其孰之過歟其孰之過歟永樂丁酉秋七月楊士奇識

按陳序內云廬陵獨闕廬陵疑是太和之訛直閣王公未詳其名查通志南宋知吉州有王洋王佐二人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二

皆非淳熙間任俟再考

鐘之堅也用既久則其追蠹歷之巧也傳既久則其數差物久必敝敝有貴乎修亦有無事乎修者追蠹之無事乎修所以存古也歷差而不修則戾於今郡縣有圖志非今也古也古與今時異事殊變遷靡定古不足以驗乎今今無以信乎後忽而不修可哉姑即廬陵之為郡與太和為邑者較之漢初廬陵始為縣至漢末而為郡隋初置吉州至隋末廢州而後為郡唐因隋舊既為郡矣而又或為州昔也縣之隸於郡者五今也州之屬縣八矣昔也郡之戶不滿四萬今也戶餘四萬者非止一縣矣若是其不同也當其縣之未為太和也為廬陵見於漢高為西昌東昌見



於孫策為遂興廣遂等縣見於梁陳之前廢西昌東昌等縣而為安豐見於隋開皇之九年移安豐改為太和始見於十一年矣迨其既為太和也謀徙於西昌則大業八年也即而為南平州則唐武德五年也移縣治於白下驛則乾元三年也偽唐析四鄉以為龍泉場皇宋分六保以隸萬安又割三保以隸永新矣若是其不一也夫其不同不一者何也久也自漢迄今千三百餘年不已乎其間遷徙離合因革廢置陵谷以時變封畛以時畫人物以時新命名以時易而所謂圖志也不以時修何以示將來垂不朽哉太和舊有圖經僕初抵官獲見焉叙述濶疎編次無倫其卑狹也如曹鄒之風其淺俗也如甲乙之帳往往不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三

足為壯縣稱蓋嘗欲致力於新而未敢以發之長官陳希改一日出示太守直閣王公所賜青教諄諄盈幅留意此作僕捧讀纔畢長官謂曰子其知賢太守意乎太守之有斯命非矜而多愛也其將遠觀覽凡星土所分人迹所暨山川流峙動植散殊風俗媿惡淳涵於胸中發揮於筆下以補九邱之亡以益禹貢職方之所未備囊括古今為一代鉅典傳信乎千載之下是不可不敬命也邑事倥傯子其為我圖之僕謝不敏退而推擇邑之貢士素以才識稱者曰倪求已嚴萬全以屬之僕亦時與討論間為之刪潤諏訪之廣逮於田父野老參考之詳及於殘編斷簡山鏡冢刻方言巷說靡不搜採會粹詮次踰時而書成加於舊



什六七其修之也於是乎大備嘗聞之老泉先生求金於沙歛而揚之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之則無擇焉凡今之所謂志者一邑之事也其掇拾總會不可以不備故無意乎擇賢太守合四海九州之所紀以成一代鉅典將揚而精之豈以其歛者之不擇為罪淳熙丙申太和縣主管學事迪功郎三山張可達序

按宋嘉泰時周益國公始修廬陵志則嘉泰以前言安合郡皆無志書不獨泰和無之王直閣曰天下郡國皆有志而廬陵獨闕玩郡國二字蓋統一府言之非廬陵二字為泰和之訛再志誤辨

嘉泰志序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四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志以辨邦國都鄙之人民與其財用穀畜之數要欲以周其利害然屬於司馬何也蓋司馬掌邦之政典以平邦國而職方之所以戒於四方者亦不過修平乃守而已則屬於司馬宜也而官職之辨治則又總於太宰之八法豈非宰相者秉國之均又所以平政典之不平歟則郡縣之志宜宰相之惓惓也太和隸江西幅員廣袤視古子男邦為緊望地縣之創立在漢為廬陵孫吳始改為郡而以西昌為縣隋開皇十年廢西昌而置安豐次年移今縣改太和大業八年以安豐非要津文徙於西昌唐武德五年即太和為南平州八年州廢而復為太和迨乾元三年始移治白下驛乃今縣治也上下千四



百餘年間縣之因革大畧五變而今名始定然志書不以時修圖經雖存脫落殊甚漫不可考淳熙丁酉邑丞張可速者始著西昌志十卷然事出草創未克詳備嘉泰改元汝暮承乏邑寄嘗有志於斯而未暇踰歲郡守趙公善鏞以少傅觀文左丞相益國公先生旨意來檄訪求西昌事跡併及龍洲顛末俾討論其故以備觀覽亦汝暮之素願也拜手承命屬諸鄉貢進士陳暕周有德陸子游會粹之從政郎新永州零陵縣令曾之謹文林郎新南雄州軍事推官嚴萬全編次之汝暮總其凡而詳訂之剪剔餘蕪搜訪遺逸其義當兩存者不敢偏廢亦春秋傳信傳疑之意竊聞之蕭相國收圖籍得以知天下之阨塞而創開基之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五

業鄧司徒披輿圖得以知郡縣之如是而成中興之功賢者之所為衆人固未易識也今公相綠野優游而為國遠慮尚不忘圖志之修則先天下之憂而享天下之樂又加於相國司徒數等矣異時混同寰宇纂修版籍獲備採擇之萬一云次歲二月下浣宣教郎昌邱趙汝暮序

宏治志序

邑志一邑之實錄也凡建置沿革地理風俗宦蹟人物百政興廢皆所當備為政者始至而披閱之則政治之緩急先後必有資焉泰和舊志淳熙丙申知縣事陳侯秀實命貢士嚴萬全倪求己會粹衆說而成本朝永樂戊戌嘗修之景泰庚午又修焉亦既梓行然皆總於郡乘邑固不得



以獨詳泰和之志遂為闕典宏治中少保尹公歸自內閣慨然留意於斯以司訓李元載博學善文有纂修名遂以屬之既成適大尹崑山沈侯來治履任未幾百廢修舉詢知邑志新成即具禮徵而梓行時余亦蒙恩休致侯乃屬為後序余始從元載所修觀之考據蒐羅鉅細詳密可謂勤矣而鄙見亦或未盡合方欲相與商畧更定翌日尹公見過偶論及之公曰元載此志實竭心力且沈侯銳意欲成此數百年之闕典姑勿立異以速其成後來之英固可據此而增損也余無以應退而遂序以復沈侯因嘆曰邑之江山靈秀終古不移惟人物風俗代有不同此則不能無望於後來賢俊與父母斯邑者蓋邑前輩之賢自宋元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六

來史不絕書而尤盛於本朝如楊文貞公之弼亮四聖功在社稷宣德正統間為輔相之首謀謨得行用久任之法天下富足倉庾陳因公之功為多而退然謙虛若未嘗執大政者其德量為何如王文端公位冢宰十六年黜陟賢否惟公惟忠始終無一毫掛士夫清議其操執為何如少司寇曾公致政還鄉者十餘年優游林泉絕跡城府清風高節邈不可及其高潔為何如前輩固多可法三公近而且顯尤所當寤寐不忘士夫君子必有其德有其操有其高然後功業可久大聖賢可幾及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夫景行先哲者至於風俗移易實繫一人邇者沈侯焚燬淫祠而民曉然知尚鬼之非修廢舉墜而民翕然知復古之



是善政之行無不如意邑人向化易於施治蓋如此有意  
斯民使之為齊為魯而至於道旌麾所指風俗立變語曰  
草上之風必偃余故特著之以告嗣為父母於泰和者謹  
序

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太子洗馬兼經  
筵官春坊講讀官同修國史致政邑人羅璟書

又

吾泰和素稱文獻鉅邦顧縣志獨久而未續蓋自宋淳熙  
丙申縣簿張可速嘉泰初縣令趙汝暮屬諸貢士修輯僅  
一再而皆未及梓以行故爾泯焉迄茲三百餘年山川星  
野固依然其舊而世易事殊官稱邑號之因革城市公署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七

之廢興貢賦戶口之登耗人物宦蹟之代作賦詠著述之  
日新乃散見而各出類無成編寧非缺典識者慨焉時國  
初鄉衮劉子高先生洎楊文貞公王文端公皆銳意欲續  
而未果予初入翰林預修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因間采  
錄一二有意續輯屬時制作繁盛日弗遑逮成化初予友  
南樂縣學司訓李君元載寓京邸嘗談及諾為已任尋以  
退遊吳楚去後予丁外艱家居致書招元載未及歸而予  
即吉改南都至召入閣日親政務不復專事鉛槧然此志  
固未懈也宏治紀元幸得謝歸未幾元載亦以倦遊返予  
喜諭之曰子長歷遊四方竟成史記古人謂著書多在晚  
歲今君足跡幾半天下可諉遲而弗償宿諾乎元載復曰



周益國優遊綠野輒述郡志公可旁觀而獨俾予血指乎予曰非不欲勉但作舍道旁恐非所宜况昔趙尹之編次固亦益國之所屬君奚讓余其仰成焉於是元載盡發平昔胸次所滄涵耳目所聞見粲然於毫素凡載籍所該涉故老所論議皆參考折衷之舊志有疑誤事迹有佚遺咸刊正補益之搜訪周悉紀述詳核逾年而書成總十有四卷適大尹陳侯元中以名進士再命以來下車首務稽志問俗有以元載所續輯者告侯欣然具禮幣偕掌教錢敏之分教覃文曜造元載請以銀諸梓且徵首序於予嗟夫天下事力行在人成否有時若斯志也予與元載期續於數十年之前而僅臻完美於老佚之日有以成前輩欲為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八

之志足一邑文獻之徵而又遇夫廉方果敏稽古好文之賢尹汲汲為梓而傳之且繪三圖於卷端可一舉目而概見視張簿趙尹之用心不啻過矣豈非事在人為而成也固有其時歟四方人士得而覽之想山川之勝而觀遊之意適觀人物之盛而景慕之心慰寮窠嗣至揆前政之遺愛必觀勸以儷其休邑人子弟仰先達之休聞必感勵以世厥美將風俗愈厚吏治彌善人才益顯赫民物益阜康其有關於治化也鉅矣豈徒一輿地志云爾哉今既有續乎古後必有紹乎今予姑序之以俟宏治十年丁巳歲孟夏初吉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致仕澄江居士尹直序并書

按此序與羅祭酒序原無瑕疵可摘因稿本錯簡遂多累句冉志未細為校閱盡情批駁今為訂定但於後幅互相更移不增損一字而文從字順其冉志批駁之說應宜削去非私逞臆見也

### 萬歷志序

夫史之必傳於世也猶經然然天下之難為可傳者莫如史也史之所以傳者多得經之意而以經生為之未必史也蓋古者國家有史而史皆世其家後世雖無世家之史猶以專職為之或曰誠專職矣得人難猶弗史也則有廢泰和縣志

### 卷首

原序

九

聞故老與夫山林文章之士又各以其見自為野史以補國史漏遺迨於易世而傳則世家者十之五耳矣專職者十之三耳矣廢閒故老山林文章之士十之一耳矣故曰天下之難為傳者莫如史也志非史也而近於史今世為之者大率所謂廢閒故老山林文章之士而非有司之職也間以屬有司則必奇雋之夫既博以雅獨為鉅公大人所憐惜而又或處乎散秩或隸乎僻所居終身無以異於隱丈人者偶可一起而應之而非泰和之謂也泰和者天下之望縣也邦稱都會代產名人難乎其為志也即有廢閒故老山林文章之士猶逡巡卻退若不敢聞况令耶况令如元者耶夫令經生也烏足語志萬歷戊寅夏今少司



馬劉公巡撫江西將有事於省志檄所屬類輸之獨泰和志缺令無以應則謀之縉紳先生咸曰吾邑宏治間有志顧其時已不傳今且行之四方詎可率然辦也一日太守曾先生雲尚書郎張先生峰廷評王先生勅集諸縉紳士數十人造令以其事請令茫然謝不敏再拜去而大中丞曾公于拱按察使胡先生直叅政王先生鳴臣符卿陳公昌積日發書申督益懇且曰舊志秘在民間或能索而有之其近者則願出所覩記以從蓋舊者可核而新者可補也君侯其毋讓雖然令經生也烏足語志必不可已乃選邑諸生中授以凡例令先次其梗概公餘少暇執管其間發故室之笥藏撫老儒之口默採風謠而訂之以賢大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十

夫士絕籍恥言時聞聞出若或相之其最可據者淳熙志抄本李司訓私志與羅司成批評司訓之志也越八月書成分為十卷總十二萬言於是乎讀之心愧焉雖然令豈散秩而僻處者哉令豈奇雋而博雅者哉若曰藉是以復鄉先生之請且以應上人之需云爾乃邑諸生又曰茲志也其例與諸志稍別何也則又申之曰夫志也者三才之道具焉列地之理應天之文圖先矣上下二千餘年陵谷幾遷矧於人事事要矣圖以志與地也圖不足則表之書之表者圖之餘而書則圖中之事也事以著人物也事不足則表之傳之傳者事之餘而表則事中之圖也二義兼須志焉以備若乃考其文詳其實微其可戒張其可慕隨



例著解往往忘其僭踰則惟據經生所習之舊聞無論近史與否即不暇計其有當於志何如矣嗚呼觀斯志者誠知其經生出也其志不志也史不史也則非今之所敢知也萬歷己卯歲秋孟之吉日澄海唐伯元撰

康熙志序

昔江淹言修明之責莫難於志誠以志者事必舉其備攷貴得其詳非局於謏聞寡見拘於私智薄識者所能勝其任也西昌舊有圖經而無志自宋淳熙間陳君秀實嘉泰間趙君汝暮先後哀輯今已燹蕩無存明時有宏治志出於司訓李元載然事僅宏治以前止矣有萬歷志出於澄海唐曙台然事僅萬歷以前止矣此後歷百餘年世變鼎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十一

遷歛樞轉側鮮有續其後事且乙卯舊版亦付丙丁鈔本襲訛文獻失實良可慨已余垂髫時從先大夫入史館稍知修史大概竊謂修志與修史事例則一故見邑志缺畧即留意於此無如弛政之後目昧簿書手極朱墨舌敝訟獄腰折逢迎數日計月如童子逃學方以脫去為幸而奚暇問志也丙子歲余北行謁晤父友多歷政地咸索志於余而無以應因慨然有志割俸議修說者謂孔子春秋至老始定馬遷史記遊遍方成孟堅漢書稿且未脫五難四患之說袁松有鑒於此矣志豈易修哉雖然志不以時修則去之愈遠傳之愈訛深懼湮漫而不可稽也况西昌人物宋明極盛其間名臣碩彥忠孝節義角立穎露炳耀史



冊而顧以邑乘略之可乎哉余從初念檄徵其籍奈四方來獻者已事七八後事二三無甚增前志甚有意所神慕者究未得其隻字井外之海甕外之天徒惘惘自憾耳顧得其大畧又不敢以搜求未備竟歇其役姑就所見聞者延吾友張容菴操觚竄定其間遺則補之誤則正之信而有証者從之疑而失據者刪之歷寒暑晝夜劇目鉢心始克就緒雖較之舊志詳畧有間訛正攸分然猶疑信相半未慊於懷或藉是以備遺亡誣先罔後之罪差可少逭任昉有言既鮮故老之日必資不刊之書此志之成非敢謂不刊之書也亦曰了却公家事了此一段癡腸云耳好學博古之士其共鑒諸時康熙戊寅春月泰和縣知縣杜平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十二

田惟莫撰

又

杜平田公領簿白下已十年矣日以邑志缺畧惘惘自憾屬余任其役余茫焉異之謝不敏曰志者憲章之所繫非具三長則不能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能悉舊事然所著二史雖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難其事也余襍線其才管窺其見譬如埶井之蛙傳火之螢有何知識而欲以固陋之學登著作之堂亦不自知其量矣况硜硜磨鈍值此數奇屢躓棘闈行將焚硯捐書之日而謬為事事豈復能勝其任乎公曰否否古人隨地著書立言不朽沈休文撰宋書江文通著齊志姚思廉成梁陳史皆有以也未幾



邑中賢士相率來其籍貯之於麓久而漸盈公曰是可以志矣余曰未未聞之人言多備規軸減溜大成備不多則成不大矧泰和西江之望也其文獻有獨盛乎又搜之山穴殘碑故族半編稍次之遂得其畧於是盡變前志之例獨標校正之方增新補遺正訛芟舛曉案圖書夜窓螢火歷寒暑晝夜始克就緒所恨徵求未備繕寫寡助鑰於清署耳目未周其間雖霓繆呼金根妄改亦或不免公嗑然而笑曰亦差勝於前志也遂付之梓時康熙戊寅春月四明張銓容菴題於味禾堂

蕭訛圖經志序 洪武十九年

吾縣自漢時得名廬陵繼陞廬陵為郡而改縣為太和以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十三

其地產嘉禾故也厥後一改而為南平再改而為白下或州或縣歷千餘年而至今日猗歟盛哉洪武十八年三月丙子江陰徐侯伯敏特膺上命來知此縣下車之初延訪師儒講明是書誠所謂知為政之大體者居無何書既成凡若干卷事覈而不華簡而有要使觀者開卷一綱舉而萬目自張也

按序當作跋

郭子章白下大記序 萬歷三十一年

子邑東漢以前統於廬陵縣孫伯符據江東始立為西昌縣至隋以嘉禾生改名太和唐改南平州尋為太和縣元元貞陞為州我明仍為縣改太為泰此建州縣之大畧也



至於五行水旱之灾四境治亂之跡人物盛衰之故池城築墮之繇皆事之巨者不可無書萬歷己卯志作事紀僅得其槩遺者十八誤者十一予為增之正之作大記

泰和縣重修志序

紀乎天者日月星辰紀乎地者山嶽江河紀乎人者詩書禮樂兼三才而綜之故法象以備綱目以彰郡國之有志史類也漢時每歲上計其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人民所疾苦統載冊籍中可不越堂皇而得然至課其疏密攷厥異同或蕪蔓而寡要或罣漏而多牘志乘不經譏彈叢集識者病諸泰邑當章貢之衝山川峻秀材異毓鍾因近志濫訛重請修葺冉尹崇庀事唯謹復延通流商校體例森嚴裁制詳贍博采以証實附案以闕疑不假臆斷務秉大公攬氣候徵農功之蚤晚臚風土區習俗之貞表表英賢樹倫常之標準是雖一邑志乘而隱具三才之義焉於以襄佐政化不無裨補豈徒儲蘭臺之掇擷充說部之支裔云爾哉書成請余裁定余嘉其覈古必當衡今從恕俾人披覽愜心而耳目為加清曠也爰書崕略以弁簡端

乾隆十有八年歲次昭陽作噩仲冬之月長至日

賜進士出身

誥授通奉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五級紀錄四次華亭王興吾書於薇署之清惠堂

重修泰和縣志序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十四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然史則褒刺並陳而邑志於人物之紀載專取善善之意從其厚也是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里之內聚有賢人秉筆者不惜博採而詳述之雖然業惟貴其不朽事必取其有徵何者史傳可據何者案牘可稽何者輿論僉同上自縉紳先生而下至於街談巷議無異詞夫然筆諸簡冊可以昭示來茲勸掖後進舍是則毋寧存而不論焉子不云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余奉

命

出守吉陽念是地節義文章為海內斗杓自昔推重而所見郡邑各志及吉州人文紀畧蕪陋已甚欲加核正必徵文獻爰訪求遺書如段成式之宦下記周必大之廬陵志曹叔雅之異物志暨永初山川記白下大記乃邈不可得中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十五

心缺然適西昌新志刊竣以謬濫被訐

上憲檄飭重修縣尹冉君性直樸無媿阿敷請博洽名流為吾宗原任瑞州守泊村先生前輩商確筆削去取必當閱暮歲而書成條例森嚴一準舊志都有援據不苟至近代片善稍著別為雜記以俟定論其宅心寬厚復如此夫泰邑環贛江之經流武潮諸山雄杰挺秀故毓鍾人文最盛邇亦賢喆間出然科名稍遜於前豈真古今人不相及耶誠能勤學問礪名檢一洗凌競譎張之習父兄之教先而子弟之率謹吾知彬彬郁郁當必有楊東里王文端羅整菴其人者出而應之以作羽儀楨幹異時發潛闡幽大書特書不一書其為邦家之光多矣豈第於一鄉爭片善



之長已哉然則是志之成也從其厚亦從其實余即持此  
意以為彼都人士勸云爾

乾隆十有八年歲在癸酉孟冬之月

誥授

中憲大夫知江西吉安府事加二級又軍功加三級紀錄  
五次德清沈作朋序

重修泰和縣志序

棠承乏泰邑甫蒞任見案牘有訐告西昌新志事隨集紳  
士公訊讞詳蒙

前院憲西林鄂公暨

藩憲華亭王公允結將刊板銷燬并飭另選淹博者纂修  
其應增入刪除者務令秉公持正去取無私仰見

泰和縣志

卷首

原序

十六

各上憲慎重志乘盛意棠凜遵不敢忘尋奉

憲諭以豫章書院掌教泊村沈公學問淵通品行端慤曩  
在京襄理統志館局熟諳體裁棠因敦請共事互相商榷  
大都憲章舊志取李唐兩書作標準用田志參考異同自  
明萬歷以上李唐所有者甄綜畢備而

國朝

康熙戊寅以前田志所續亦酌增焉匪是則削以鑿空

無據也戊寅以後科名人物列女則取通志為準証以印  
冊間及西昌新志訛者正之焚者糾之期復還李唐舊觀  
此棠所經自執罔敢以私心好惡臆斷其間天地鬼神  
昭布森列實臨鑒之孰有不洗心滌慮以自貽辜戾哉至  
西昌志載近時孝義貞媛之類繁蕪失實者或有苟屬可



聖代

采寧過而存之第不敢溷殺正編恐致門牆之麾而姑樹厥風聲俾來者知所勸慕亦牖民孔易之一術乎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孔子謂三代直道而行斯民豈異人任哉直哉天理之公罔之生則為倖免如有任情曲撓欲以私心而滅天理則必非人類而後可也泰邑本醇儒淵藪整菴廬山諸公典型具在俾頑廉而懦立是書中多采取嘉言懿範覽者或可作登岍之寶筏漆室之孤燈乎棠不敏庶藉手仰酬

各上憲之遴委而得與邑中賢士大夫砥礪觀摩以不負

乾隆十有八年孟冬月

泰和縣志

原序

十七

勅授

文林郎吉安府泰和縣知縣加二級高陽冉棠拜撰

李穆志例義一條

是志之修先得郡志中刻本為主然多畧而不詳其次得宋時淳熙志錄本於貢士王宜中比郡志差詳但止於淳熙時矣其次得宣德以前錄本於東城之楊宗華蓋經其先太師文貞公所嘗改正者第前後剝落殊甚故又假都運康公德良所有者而補正之最後又得典膳王仁甫所藏宋嘉泰重修志蓋其祖汝南手筆比淳熙志所增不多集此數本叅以今之見聞因循歲月僅克成編而吾仲子侑以憂廬母墓側地僻人靜乃得專任繕寫之勞亦一助也然非少保尹先生力贊其成言於縣侯沈公託為不朽



之圖則亦徒耳或者以予於人物一槩混書無別為病吾  
實不知也嘗觀之繁星麗天之文也人望而敬者五行而  
已豈衆星之所能混哉予之意蓋如此

田志例義

一志以翼史修舉原非易事明初如陳海桑劉子高楊東  
里王行儉梁泊菴尹正言諸先生遠古博學擅著作之  
長而獨於邑志未聞有起而任之者渺茲俗吏心塞猶  
蓬何敢以空券白腹謬肩其事然人材淵藪文獻無徵  
採風者將奚取焉

一淳熙志嘉泰志杳不可得幸從國學康義家得宏治志  
白下大記前事足據實賴於此然宏治為元載私志間

泰和縣志

卷首

例義

十八

有錯誤大記為青螺偶錄亦多缺遺其次得邑士劉徵  
慈劉蒙英羅林逸諸君各涉見聞備資參考最後得國  
學蕭從清家嘉泰抄本雖字多剝蝕而撰述歌吟堅光  
滿紙惜板已刊就不及補登為憾

一萬歷志無灾祥無學校無祀典無古蹟無戶口賦役無  
詩文記序遺漏舛訛不一而足青螺謂其遺者十八誤  
者十一是也今博採羣書改竄增補分為十二卷非敢  
飾智矜愚師心自用總期可信可徵竟忘僭妄有當與  
否將来自有定論

一志之所載如五行水旱之灾四境治亂之跡人物盛衰  
之故城池廢墮之由皆事之大者不可不記乙卯志中



將鄉曲里名宗約倉谷各標姓氏臚列於內他志從未之見不敢隨俗以順時趨

一歷年科目省志府志縣志與貢舉錄微有不同且有會試有名而鄉試失載者皆因宋明士子有散處四方獲售外省者有先世異籍遷徙本邑者有一人而疊舉疊貢者照科備載不敢闕遺

一名宦鄉賢凡有德可稱有功足錄即前志未經立傳必核其事實從新補之今於秩官志增傳十三人物志增傳一百五十七意取闡幽詞無溢美至現任官職概不作傳以事近諛諛雖真亦偽且人之初終未可逆憶古人蓋棺論定良有以也

秦和縣志

卷首

例義

十九

一萬歷志諸賢列傳漫無區別似屬失衡謹按其品行各自位置而稱爵稱字稱號稱公概為刪去直書其名揭文安公云註書輒敢輕前輩亦是人間大膽儒余非膽大手滑以垂久之書非同贈答之章在先賢自能宥過

一吉州人文秦邑稱最溯諸前代名公著述爭傳海內近如宋大中丞購海桑集田少司寇購青螺集皆愛之如珍今徵求一載惠教無多豈故家笥篋盡遭劫灰耶隨得隨錄用彰吉光終以未入寶山為恨

一忠孝節義皆天地正氣前志所載悉仍其舊又從各籍搜求得補其遺此後有人旌表出自素志豈忍聽其泯沒但其人其事必與論相符清議不媿方敢落筆闡揚



否則寧虛以待故未詳其實者另附名於末未便曲徇懸定致蒙濫收之誚

一選舉志如貢士薦辟封廕吏選人物志如隱逸孝友節義耆年舊志原已失倫新增亦多失次總因先後投集不著年系無從考正襲訛之咎所不免也

一是志之成得於吾友張容菴彼係四明學古之儒校讐必慎受金失實之譏可以倖免然增損圖乙出自一手勞而幾疾余屏書却務囑以靜養乃曰古人著書養病豈可因病廢書精神叅會徹夜忘疲惜蒐羅未廣採擇無多其類次簡明事增文備不敢沒其苦心也

身志例義

泰和縣志

卷首

例義

二十

泰和之為西昌乃孫吳時舊名昔王文恪公整修蘇州府志冠以姑蘇之名為楊儀部循譏笑今頒行統志通志現稱泰和未便改從已廢之縣况南昌府屬之新建向亦名西昌豈可混淆無別故仍唐田舊志仍曰泰和是誌修葺據李穆宏治志唐伯元萬歷志兩書為主而以田惟冀康熙志叅之李志紀載稍詳而蕪牘不免又係鈔本魯魚雜出唐志校有體裁然疏漏頗多至田志則甄綜不精去取無準濫載之弊自此叢生

宋衛正叔撰禮記集說謂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正叔所編惟恐不出於人近代朱簡討彞尊深躋其言取以成日下舊聞是誌亦仿此例凡有事實必援據某書出



處標註於下俾來者有所考証如或傳聞垂誤則附以  
案語或闕疑或糾謬並存備考觀者一覽自明

李穆稱得淳熙嘉泰二誌始克成編田志謂二書杳不可  
得惟有李穆志及郭青螺白下大記及後得蕭國學從  
清家嘉泰舊志鈔本因志板刊就不及補登今重修是  
志并淳嘉兩志及白下大記俱無從訪覓僅存李志鈔  
本及唐伯元志而已文獻不足殊可憾惜

勝國泰邑人物最盛其撰述亦夥今訪求什無一二僅有  
周龍蟠尹訥菴梁畦樂父子兄弟楊東里羅整菴諸集  
其他不可得見或遭兵燹散佚或子孫秘藏不出故采  
擇多隘周尹等集內有可資見聞者期於發潛闡幽嘗

泰和縣志

卷首

例義

二十一

勿嫌為濫取

志乘之弊有二一雜採民間譜牒一泛據後裔呈狀江右  
風俗好冒認顯達祖宗或假捏科名官闕甚至造作誥  
勅如蕭郭諸譜所傳黎邱之鬼偃師之技不直考古者  
一笑也茲志悉加刪除其科目遵照通志及李唐二志  
所有者存之新志於千百年後劈空增入從何取信不  
敢附和濫登其官闕亦按據各朝訂正至世系昭穆係  
一家之事作志可勿與校郭崇韜過子儀墓下馬泣拜  
姑聽之而已

學校規制嚴肅朝儀祀典統於是賴故凡先儒牌位及樂  
章器具儀注各條雖他志並載而此亦不敢畧者一以



示職守一以昭典物挈瓶假器庶無尤焉

人物內忠孝節義學問品行彰彰表著者統為一編止據時代先後不添名目先正典型非末學所敢擬議也其孝行被旌雖無事實亦附載至新志續增者未敢輕加芟薙別為雜紀依類附存汝南月旦自有定論在耳列女一門志書登載過繁泰邑尤盛深為簡編之累茲擇前志所登暨縣冊被旌有據者悉為采載其他守節各氏或因貧窮無力未沐褒崇或因囑託營求濫污翰墨無由懸為判斷既經新志采入姑另為一編附後俟異時核實詳旌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少陵此論畢竟屬偏言之無文

泰和縣志

卷首

例義

二十二

行而不遠聖訓明徵彼如鼎鐘碑碣昔人尚搜求幽僻以考正史闕遺况其有關方輿事蹟及風化勸懲者乎宏治志藝文分散山川學校內檢閱不便唐志闕而不修今從田志廣為麇撫其中或有訛脫並照原文李穆云各項詩文有疑難處不敢輕率改竄恐坐金銀車之失亦古人傳信傳疑之意也今亦竊取其義覽者諒諸發凡起例始於左傳後人不論何書輒取二字冠諸首簡何義門太史曾痛加駁斥而誌書尤泐襲可笑茲故稱為例義云



泰和縣志重修例義

一志在徵信即當存疑泰和在宋則有淳熙志雖一再修

而未及梓

見尹文和公宏治志序

在明則宣德以前志僅有王氏

錄本宏治志邑令沈元中之付之剞劂

見李穆志

萬歷時巡

撫檄修省志而宏治志久已無傳

見唐伯元志序

邑令唐伯元

始修之既而刊板亦付丙丁抄本或訛文獻失實

見田志

此乾隆十四年新志所以無從考核而失之濫繼而冉

侯修之亦多傳疑而存以俟考也是編大抵遵冉志及

復蒐得李穆志刊本唐志殘缺刊本稍為更定此外不

敢臆斷輕加增刪亦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之意

一志不可泛濫亦不可疎畧唐志無災祥猶曰天道幽遠

泰和縣志

例義

一

也無古迹猶曰軼事僅資談柄也無詩文記序猶曰詞

章多浮而鮮實也若祀典學校為儒者名教之宗主戶

口賦役關有司利害之興除唐志亦皆無之殊失於疎

畧是編所錄較田志冉志更為纖悉觀者取其有裨實

用當不厭其繁密

一科目辟貢及貴選之官前志之遺佚當補者必實有考

据之書若族譜乃一家私言保無增飾以相誇耀况據

譜請補載者不下三百餘人更難一一剖判真偽是以

一概從畧此在八都舊家望族皆有留憾亦可以多自

証以同自慰

一人物傳舊志各分品目如大臣庶官忠諫儒林文苑之



類人因其名高皆欲附於其後易啟爭端不如據事直書覽者自得之故是編一循再志之舊

一冉志未必無所私而公者為多未必盡能精而核者較實即府志通志各志皆然故雖據諸書以訂訛補闕而於其謬戾者斷不敢附和

一人品之真偽非習見習聞者莫能深知茲八都各自舉公正之人在局專察核本都芳行即鄉隅遼濶又可於本都音樂輸首事諸親友展轉採訪庶不能朦朧亦無遺佚

一善善從長期於風聲遍樹而冥冥決事恐非月旦公評凡舉報孝弟義節固諮訪達識取揆宏襟而又逐都音

秦和縣志



例義

二

照紅呈開載榜之通衢庶幾雅俗一無所失懸之廩局亦俾紳衿知有借名其有滋物議者概不收入

一志內騰寫刊本皆謹遵字典間用帖書其舊志中名字及藝文有於今當避

廟諱

御名

聖諱者皆改寫同音之字或文內缺一字以示至尊至重不敢干冒

一板貯官庫原欲珍藏迺向來冉志刊本私自添改者竟有數處此必久後印刷之時與吏胥通同作弊嗣後凡印志書必呈官驗明與舊本無一字互異方許裝潢



如有舞文翻刻者無論紳士軍民均許公稟懲究

泰和縣志

例義

三



# 天文分野圖

# 野圖

秦和縣志

卷一

星野圖

周午  
鶉火

楚巳  
鶉尾







泰和縣志

卷一

星野圖

星土區分百家矣說斗牛  
 標而四海皆瞻是圖也執  
 為占籍之書則未嘗不聖  
 藉化觀之之管亦可見一斑



# 全縣圖

泰和縣志

卷首

繪圖

三

西南至萬安縣界

西至龍泉縣界

西北至永新縣界





漢列名城唐稱上縣水土抱冲和之氣  
 鄉里遺忠義之風山則形象天星苞五  
 行之靈秀峯排玉筍架三顧之筆鋒水  
 則洲繞魚龍應狀元之仙識溪分文武  
 毓經緯之雄才蓋論其人則為士秀民  
 淳而論其地不必天險陸海也

泰和縣志

卷首

繪圖





# 縣治圖

泰和縣志

卷首

繪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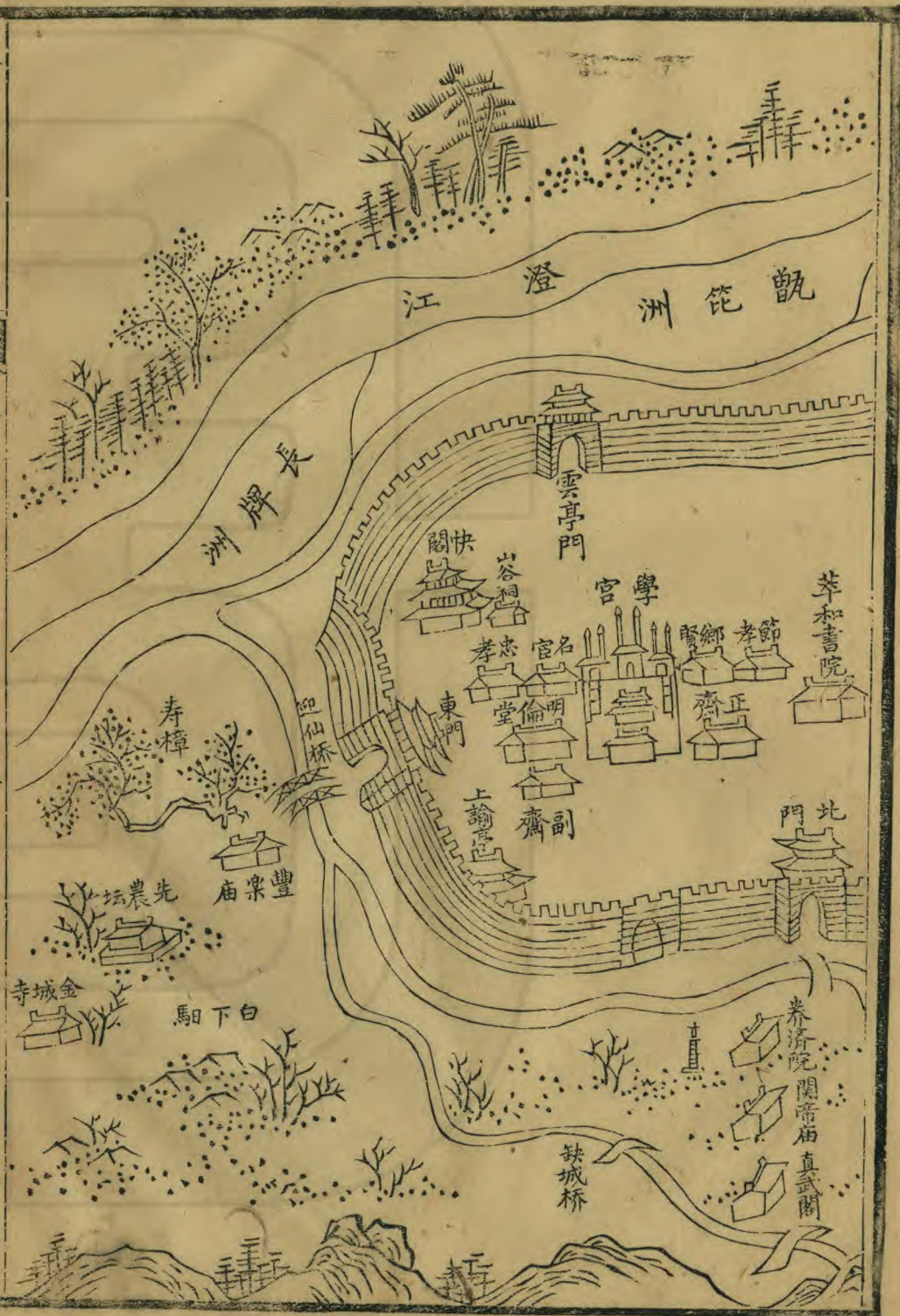
秦和縣志  
 卷首  
 繪圖  
 六  
 進樓特起快閣四堂理學名臣祠  
 堂多於廟宇是元上相坊表真似  
 闔閭市饒囂蓋四方之商賈軍至  
 戶教雅道長老之軒車時過能  
 誦之聲相聞街巷衣冠之族環  
 列城廂

秦和縣志

卷首

繪圖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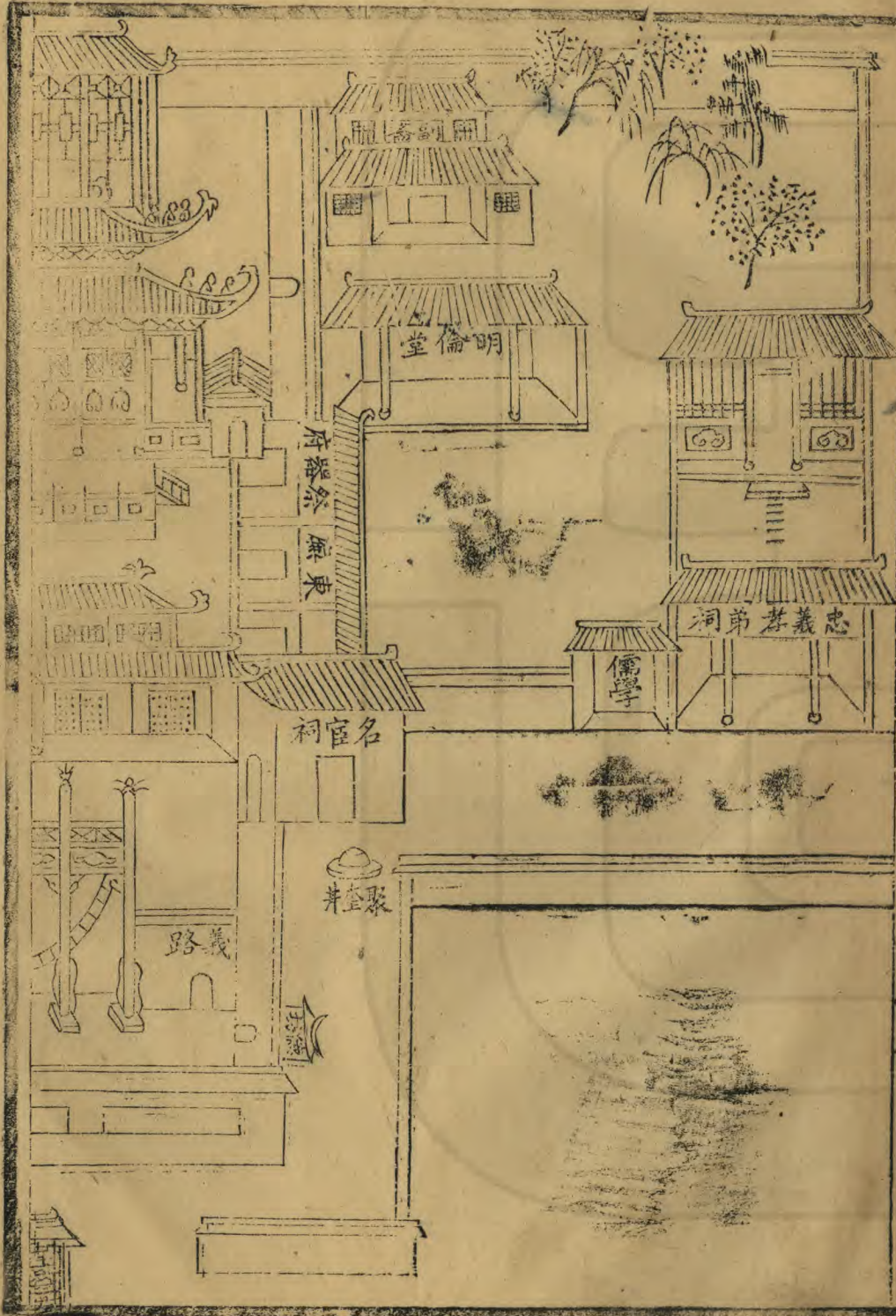
# 聖廟圖

秦和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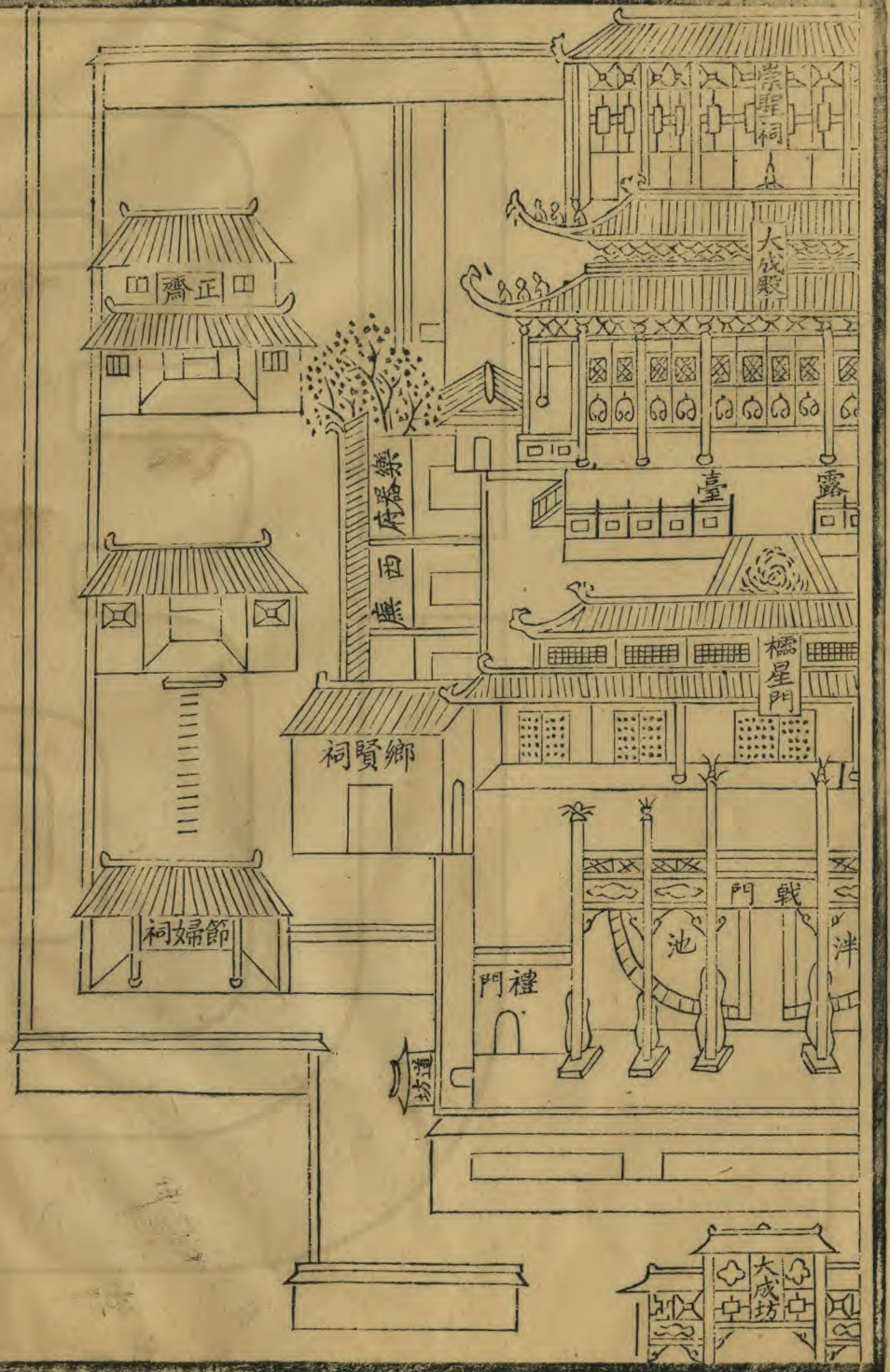
卷首

繪圖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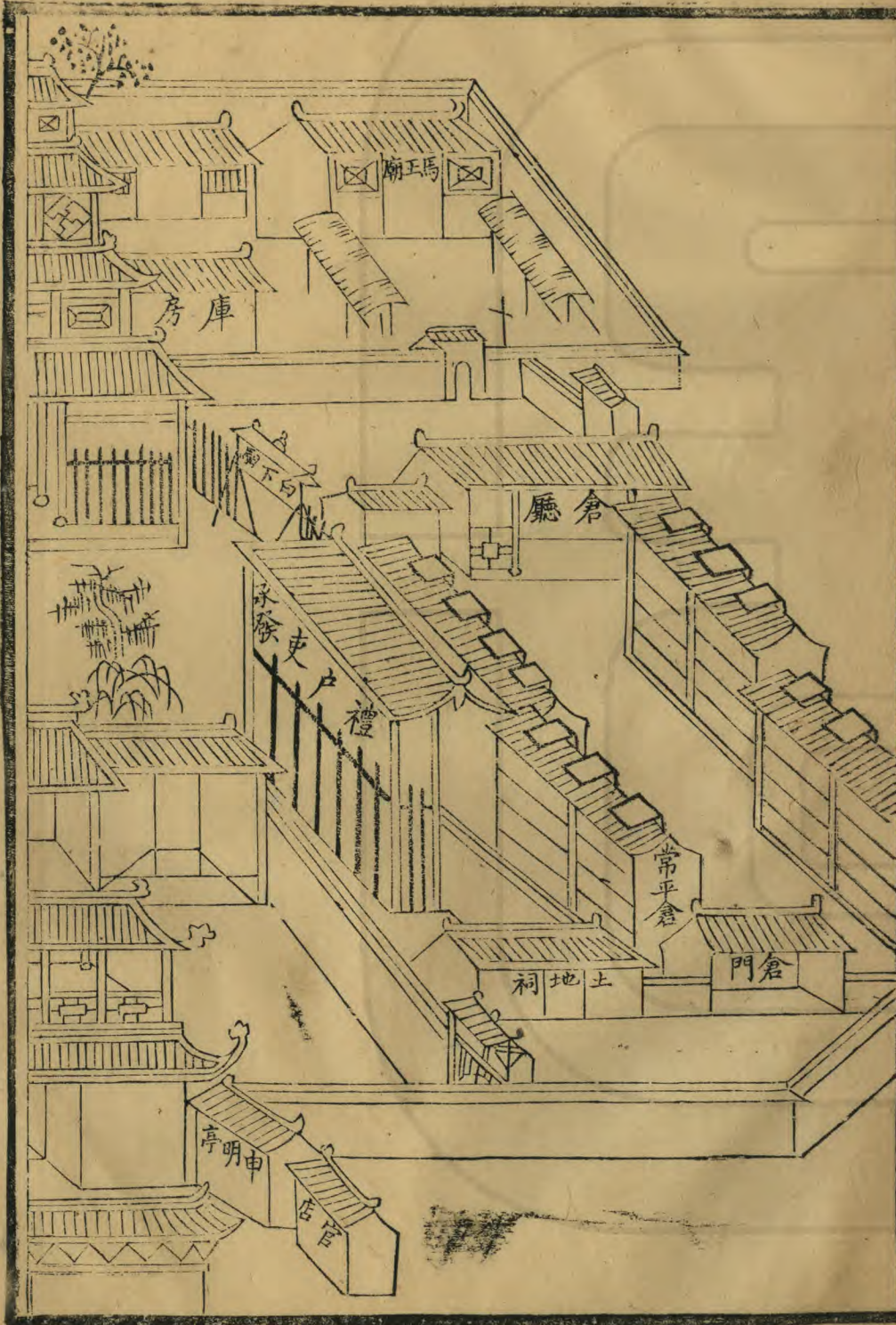






聖人之門難為言百官比富  
 君子之學先辨志三雅入絃  
 瞻之在前毋置身宮牆以外  
 法取乎上當有意俎豆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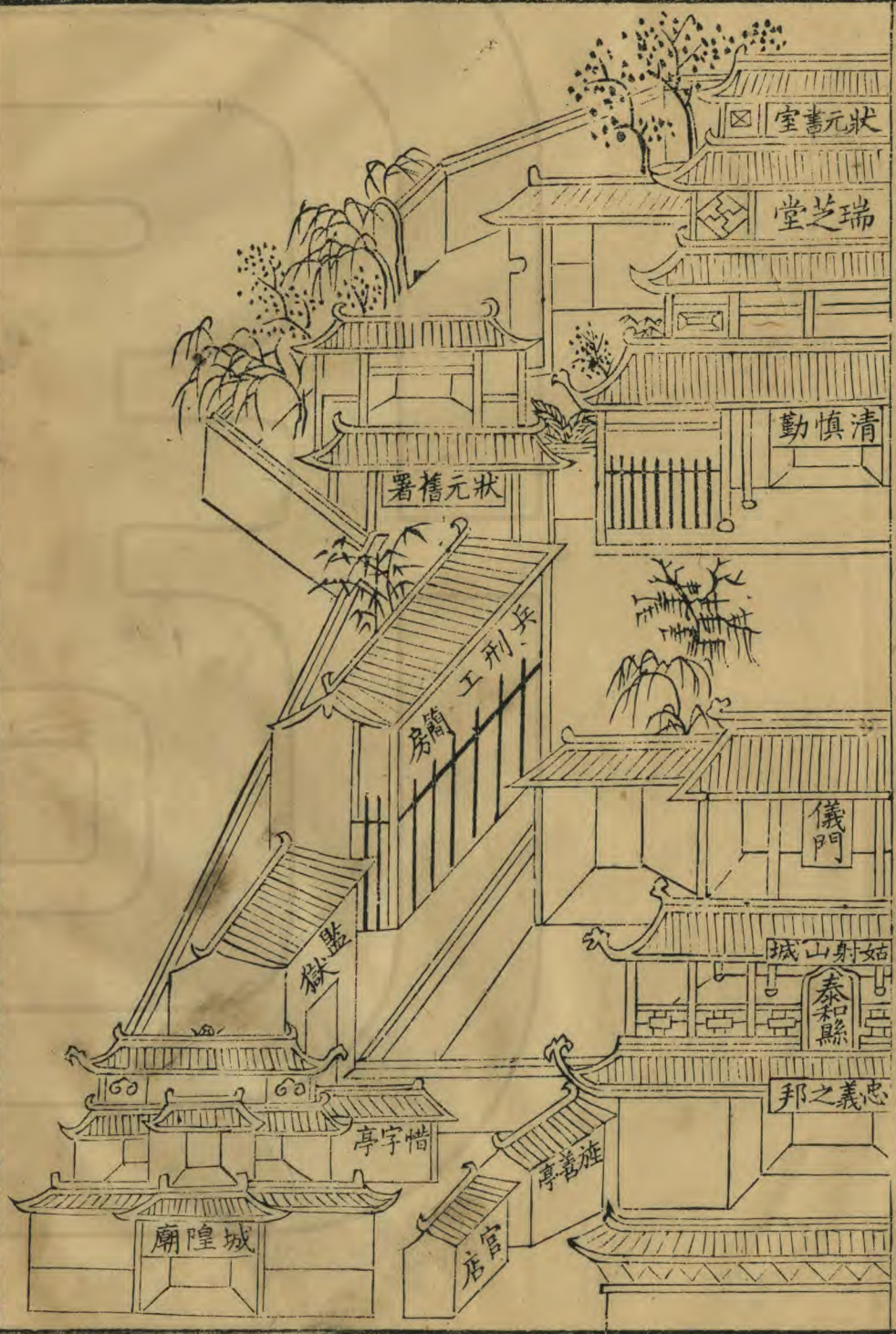


廂

廂

廂





朝遜分之為禮樂政刑之地草  
 聖仰之薰父母師保之聖芝  
 草嘗生想通精神於天地狀  
 元屢出能留福祚於子孫可  
 中不設香爐在眼庶常存  
 戒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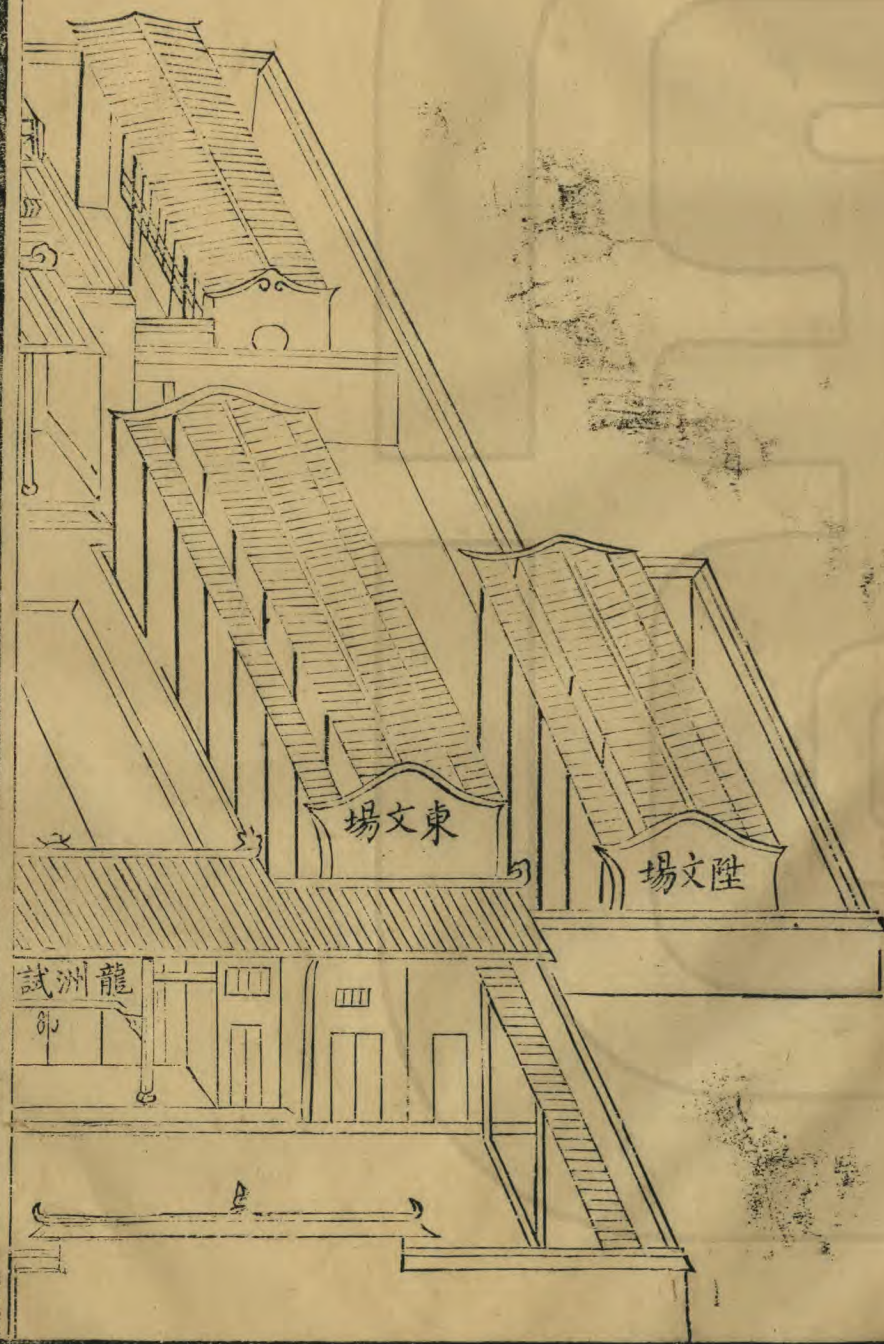
試東園

泰和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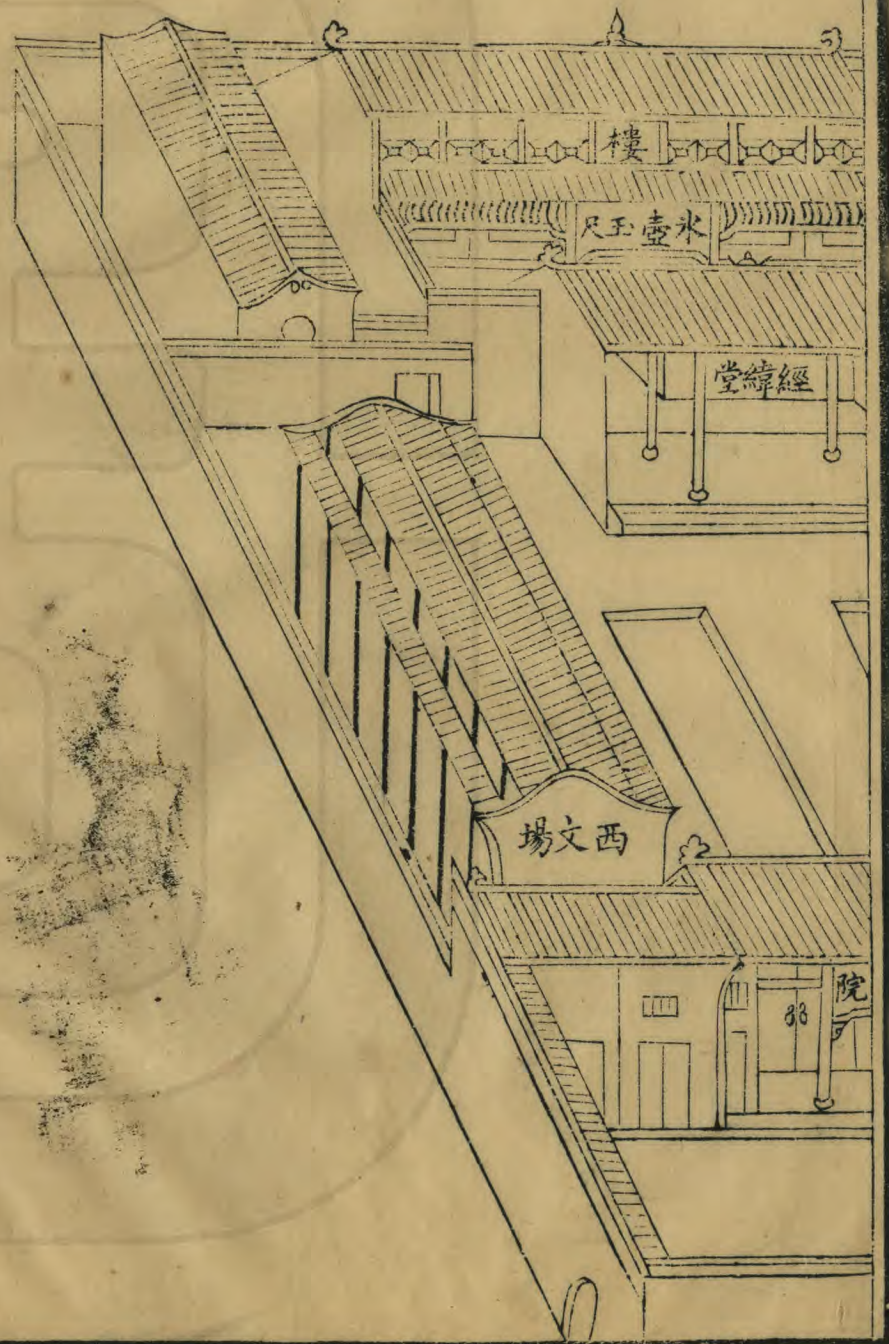
卷首

繪圖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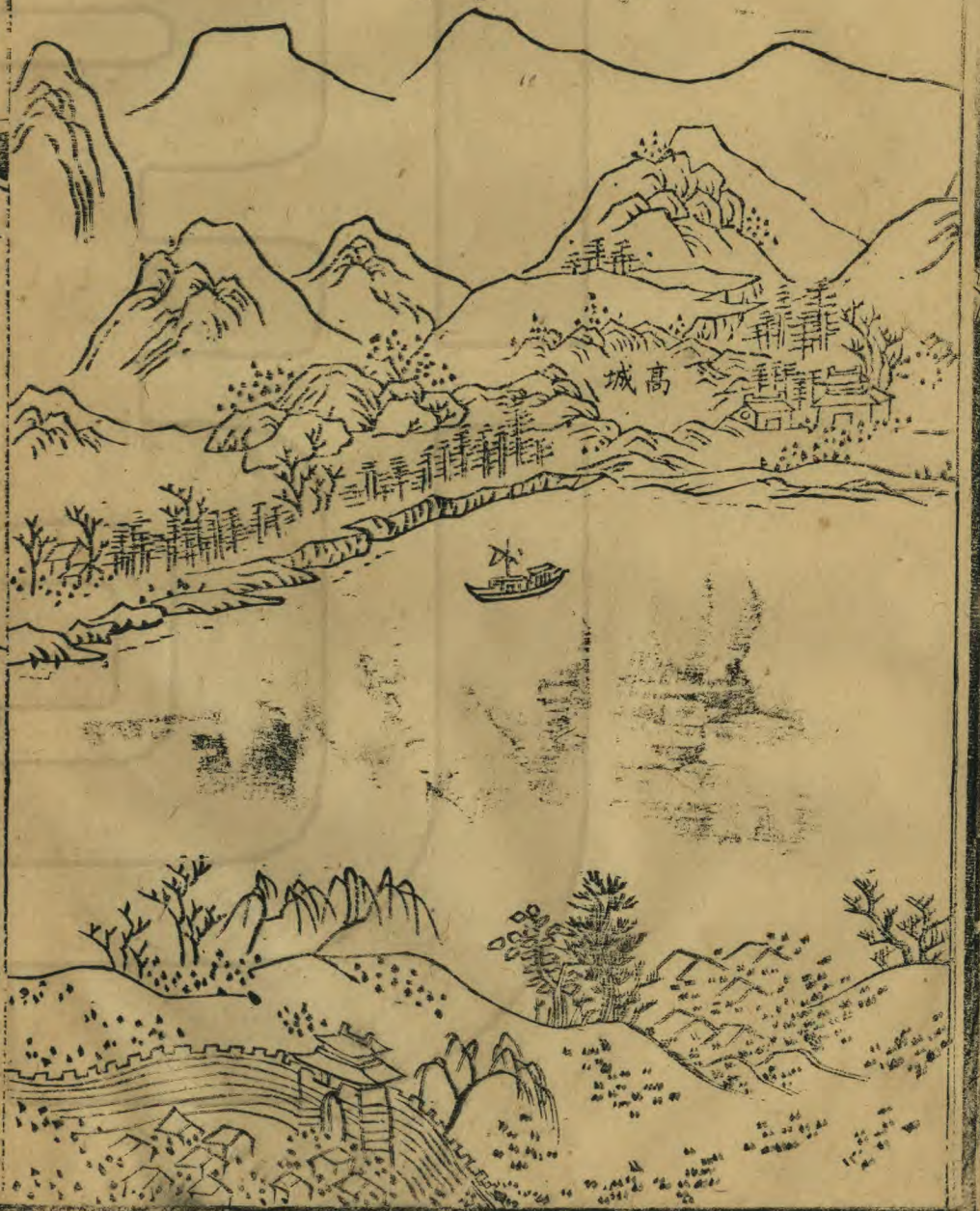
處則育才之地出則選  
 秀之階列座二千有餘  
 士須文學錄之搏風九萬  
 而上吾願後進競之



# 高城遺蹟







六朝流水去古堞遠  
 蒼榛古者侯龍窟能  
 詩五色解

吳志秋題





泰和縣志

卷首

繪圖

十五





遠避俗塵侵烟波  
 任涉深忘襟下浩蕩  
 志見涪翁心

癸未秋題

北望



泰和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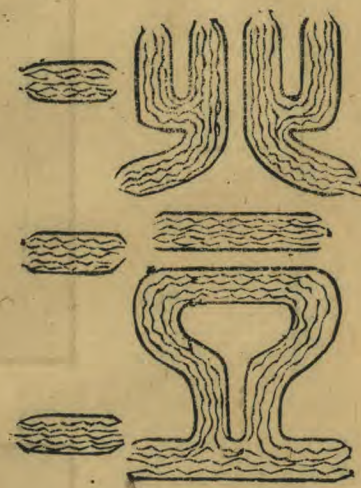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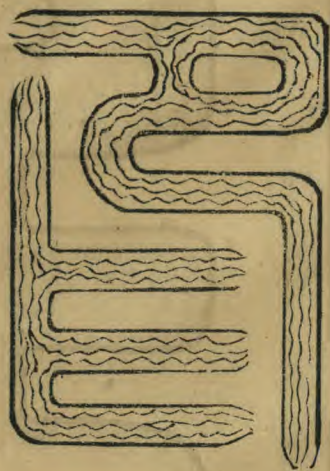
卷首

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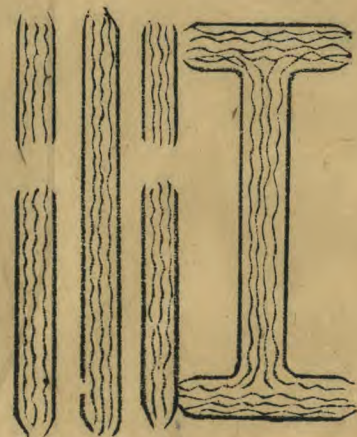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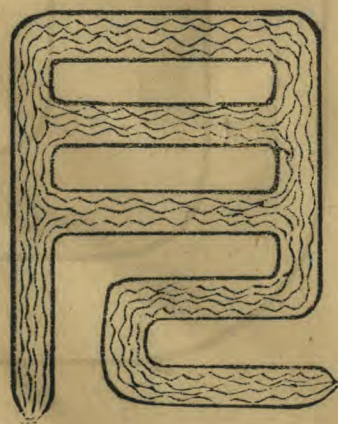
十七



光  
三



三







江澄

澈底江心月清能洗  
 睇肝留人不覺醉風  
 露倚欄杆

癸未秋題



天柱岡



天柱

天柱

天柱





雲飛峰撼地  
 擊天蒸出  
 山雨仍

白雲壑煙

癸未秋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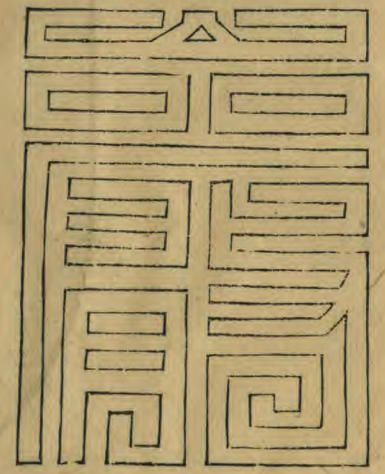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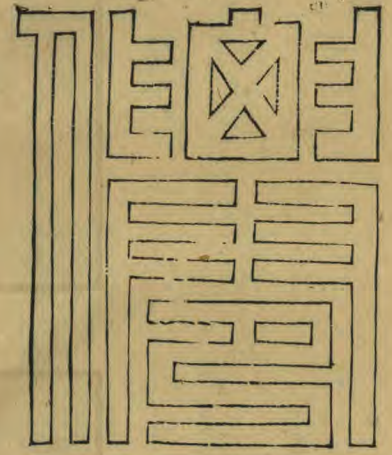


泰和縣志

卷首

繪圖

二十一







面神仙窟何年

控鶴遊至夕雲不染

翠滴四時秋

癸未秋影



秦和縣志

卷首

繪圖

二十三

秦和縣志

卷首

繪圖

二十三







登臨最上重指點認

西東塞月先秋爽海

雲攢日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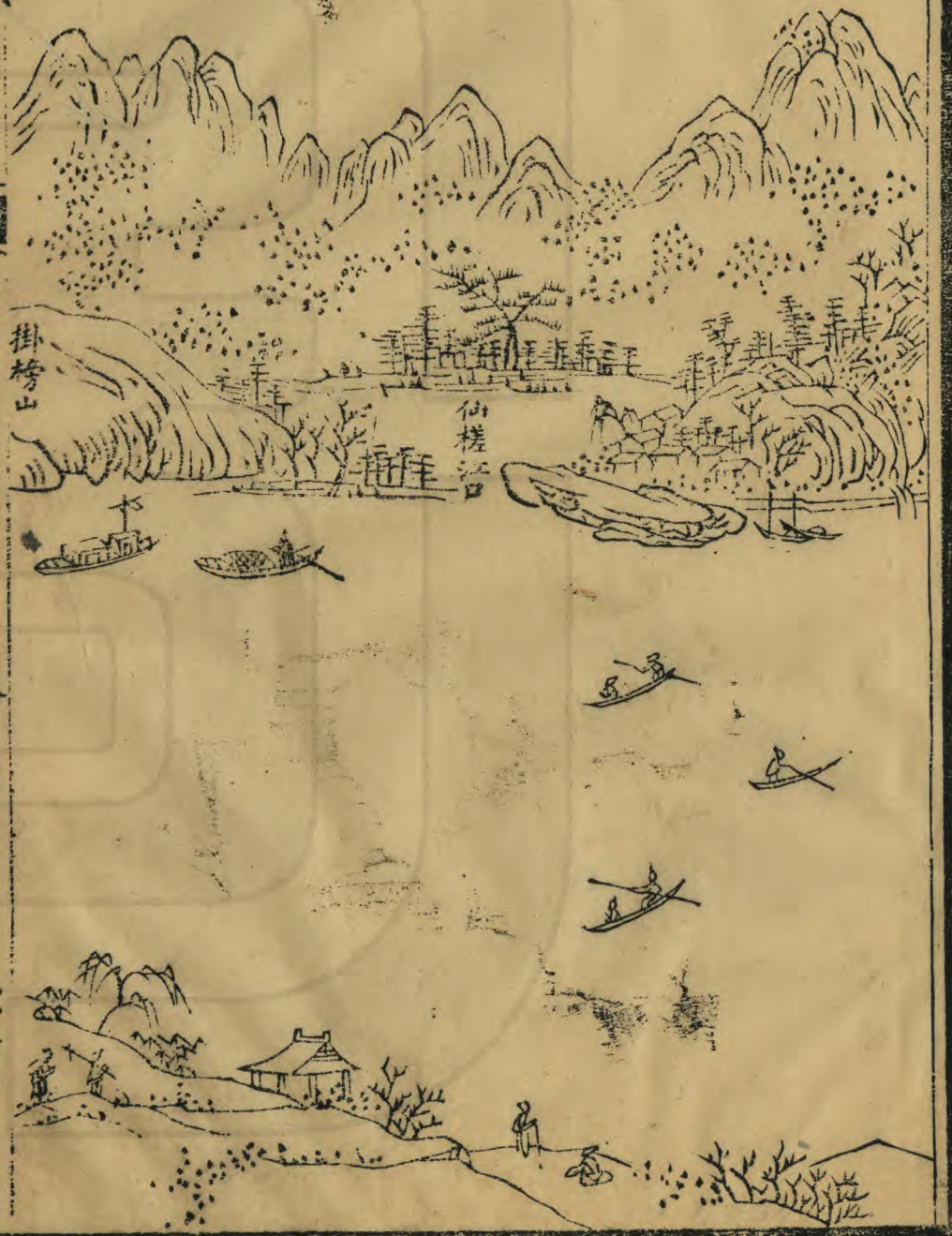
癸未秋題





古 德  
 德 德





風帆為影張古渡指  
 仙鄉素練穿朝霧紅  
 霞挂夕陽

癸未秋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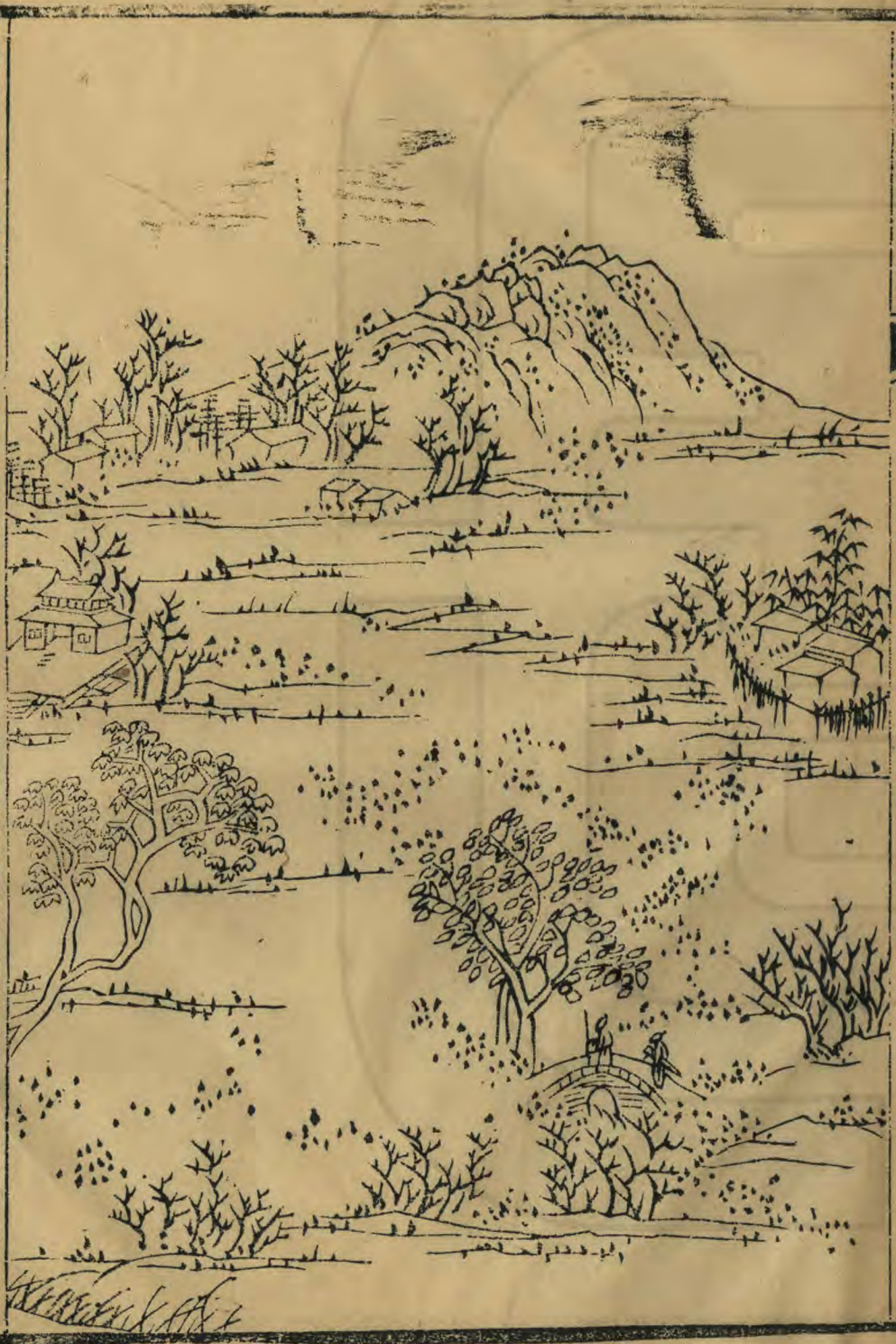
新豐縣志

秦和縣志

卷首

繪圖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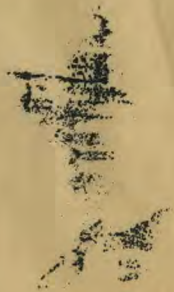




樟壽

安否問樟公綠雲依  
 舊濼何時魚塢裏枝  
 葉映鱗紅

癸未秋影





泰和縣志卷首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臣楊訥恭紀

上諭

欽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斟元闡繹薄海內外

德洋

恩溥入人之深不惟

仁言也然士庶處熙皞之世伏讀

詔令益想見百七十餘載涵濡羣生甄陶庶彙慈祥軼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於三代厭德引於萬年則忠孝之性高厚之戴不愈  
以鼓舞不倦歟

世祖章皇帝諭興文教順治十二年

上諭禮部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  
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  
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即傳諭直省學  
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求淹  
貫博古通今明體則為真儒達用則為良吏果有此等  
實學朕必不次簡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賢之訓仕優則  
學仍儔諭內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須留心學問俾  
德業日修識見益廣佐朕右文之治特諭



聖祖仁皇帝諭蠲漕糧一年康熙三十年

上諭戶部朕撫馭區宇三十年以來早夜圖維惟以愛育蒼生俾咸臻安阜為念比歲各省額徵錢糧業已次第蠲豁其歲運漕米向來未經議免朕時切軫懷所有京通各倉米穀樽節支給數載於茲今觀歷年儲積之粟恰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徵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米著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至江寧京口杭州荊州大兵駐防地方亦應預行積貯著將康熙三十一年起運三十年漕米各截留十萬石存置倉廩令該地方官敬慎守視以備需用爾部即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二

遵諭行特諭

諭報增人丁永不加賦康熙五十二年

上諭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地畝並未加廣宜施寬大之恩共享恬熙之樂嗣後直隸各省地方官遇編審之期察出增益人丁止將實數另造清冊奏聞其徵收錢糧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不許有司於造冊之時藉端需索用副朕休養生息之意

世宗憲皇帝諭追封

孔子五代雍正元年

上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為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真宗時追封啟聖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享蒸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內閣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

諭封

孔子五代王爵 雍正元年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上諭五倫為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彰明自古師道無過於孔子誠首出之至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勅部追封孔子以上五代今部議封公上考前代王帝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聖文宣王聖父叔梁紇為齊國公元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為啟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為至聖先師孔子改啟聖王為啟聖公王公雖俱屬尊稱朕意以為王爵較尊孔子五代



應否封王之處著問諸大臣具奏

諭立忠孝節義祠雍正元年

恩詔內開一旌表節義乃彰善大典每見直省地方有力之家尚能上達而鄉村貧窶之人則多湮沒無聞深可憫惻著督撫學臣及有司遍加採訪務使寒苦守節之家同霑恩澤至節婦年逾四十而身故計其守節已歷十五載以上者亦應酌量旌獎著該部議奏一旌表節義給銀建坊民間往往視為具文未曾建立恐日久仍至泯沒不能使民間有所觀感著於地方公所建立祠宇將前後忠孝節義之人俱標姓氏於其中已故者則設牌面於祠中祭祀用以闡幽光而垂永久著該部議

奏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四

奏

諭恤老雍正元年

上諭戶部恩賜老人原為崇年尚齒而地方賞老人者每州縣動數千金司府牧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復任意需索老人十不得一上負曠典罪不容逭今飭令督撫嚴查務令有司親自沿鄉訪察照看據實造冊給發不許絲毫侵扣如仍蹈前弊立即叅處如督撫奉行不謹朕若訪出必加失察之罪再老人九十以上者州縣不時存問其或孤寡及子孫貧不能奉膳者督撫以至州縣共同設法恤養或奏聞動用錢糧務令得沾實惠特

諭



諭旌表 雍正元年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彞倫天則之為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為具文並未廣諮遠訪祇將有力之家囑託賂遺者漫憑郡縣監司之申詳即為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窮氓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栢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嘆為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消沉者何可勝數爾部即著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後務期各屬搜羅虛公核詢確據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五

本人鄉評實蹟題奏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為沮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為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特諭

諭鼓勵農民 雍正二年

上諭直省督撫朕惟四民以士為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漢有力田孝弟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農抑末之意庶為近古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用世國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淳樸之行豈惟工賈不逮亦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雖榮寵非其所慕而獎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



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特諭

諭增學額中額雍正二年

上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勵學宮為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諸生彞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園橋之觀聽也維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為師表其附饗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崇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再通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六

年文教廣被由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六十年來山陬海澨莫不家絃戶誦直省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其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實在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為中學中學改為大學大學照府學額取錄督撫等務宜秉公詳查不得徇私冒濫至鄉試解額

聖祖仁皇帝屢次增廣乙酉戊子等科復於額外加中五經三名至五十六年而罷以久而滋弊也嗣後各學臣及祭酒司業於錄科時先加面試實在貫通五經生監仍聽以五經應試主考閱文果佳本監取中四名直隸各省大小不一其省應取中幾名著分別詳議定數具奏



如無佳文寧缺無濫會試臨時請旨本監本科鄉試中式著加增十八名朕臨雍講學雖率由舊章然必期於世道文教有益不蹈一切虛文諸臣其各欽遵特諭

諭闕稅刊刻則例雍正二年

上諭各省兼管關稅之巡撫凡商賈貿易之人往來關津宜加恩恤故將關差歸併巡撫以巡撫為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但各關俱有遠處口岸所委看管之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苛求及勒取飯錢等弊稍不如意則縛送有司有司碍巡撫之面徇情枉法則商民無所控訴矣嗣後著將應上稅課之貨物遵照則例逐件刊刻詳單印刷多張各貨店俱給一紙使衆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七

人知悉其關上所有刊刻則例之木榜務令豎立街市使人共見不得藏匿屋內或用他紙掩蓋以便高下其手任意苛索立法如此自然剔除弊端但爾等受朕委任之重尤當仰體朕心遴選誠實可信之人以任稽查之責必期商民有益方為稱職特諭

諭日月合璧雍正三年

上諭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連珠而共貫宿纏營室之次位當娠訾之宮為從來未有之瑞應請勅付史館等語朕惟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歷元可坐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聚於東井



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壁史星皆紀以為祥蓋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為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為千古不世出之君為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歷數綿長錫祚垂光至於今日覩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八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之所奏著付史館并頒示中外該部知道

諭老人 雍正四年

上諭朕覽戶部奏銷本章見恩詔內給賞老人一項直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賞給絹布等件價銀共八十九萬餘兩米一十六萬五千餘石等語凡此老人但就民人而言如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數之內洪範



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為古稀誠以壽為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如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耋龐眉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明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即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悔悟之人蓋一念修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九

省即荷

**上天**福祐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由本人能修善以祇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觀百年之盛事當歡忻鼓舞謹身修德以迓天庥父與父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草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之氣為國家淳樸善良之民則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縱奢侈毋競浮華毋任意靡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







所樹凡讀書士子必皆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為有用之儒於士習人材大有裨益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如有徇私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特諭

諭慎刑雍正八年

上諭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常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未有不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佐確據情罪顯著而木犯猶狡獪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刑若並不詳鞫其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一

情而概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冤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愚頑簡孚閱實俾各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曾夾訊榜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之存心忠厚如此凡為法司者皆當奉以為法也今外省有司既不能聽辨五詞無明決折獄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鍊成獄且凡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為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



欲保全一己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  
罪之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案未結而有刑斃之人  
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從前阿爾松阿為刑部時不能剖  
斷曲直乃各將原被告之一足共一三木此天良喪盡  
之人視夾訊為兒戲其心之殘忍慘毒甚矣未幾而身  
為叛逆不能保其首領善惡之報豈有爽乎吾弟怡賢  
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  
一冤抑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  
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  
刑章式叙也今吾弟仙逝之後凡啟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慕深情成一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二

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此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因  
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敷奏之言宣示於衆  
且布告各省有司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  
奉為案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  
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特諭

御製大義覺迷錄序雍正八年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加四海膺

上天之眷命協億兆之歡心用能統一寰區垂庥奕世蓋生  
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物一體  
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羣分鄉曲



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忘為同異者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祐之以為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為感孚而第擇其為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聞億兆之歸心有不論德而但擇地之理又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順天天之所與又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我國家肇基東土

列聖相承保又萬邦

天心篤祐德教宏敷恩施遐暢登生民於衽席遍中外而尊親者百年於茲矣夫我朝既仰承

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三

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為君則所以歸誠効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此揆之

天道驗之人理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眾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賊呂留良竟頑悖惡好亂樂禍倣擾彝倫私為著述妄謂德祐以後天地大變亘古未經於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附和備極猖狂餘波及於曾靜幻怪相煽恣為毀謗至謂八十餘年以來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訛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



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刑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為島夷南人指北為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讖已為至卑至陋之見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且以天地之氣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四

數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後君臣失德盜賊四起生民塗炭疆圉靡寧其時之天地可不謂之閉塞乎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羣寇寰宇又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髮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寧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尚可謂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愛為心以覆載無私為量是以德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古帝王以來其揆一也今逆賊等以冥頑狂肆之胸不論

天心

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論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瑣瑣鄉曲為阿私區區地界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



其昧棄彝倫滅廢人紀之逆意至於極盡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為昏暗豈

皇皇上天鑒觀有赫轉不如逆賊等之智識乎且逆賊呂留良等以夷狄比於禽獸未知

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

眷命我外夷為內地主若據逆賊等論是中國之人皆禽獸之不若矣又何暇內中國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幘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五

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從來為君上之道當視民如赤子為臣下之道當奉君如父母如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為君實盡父母斯民之道殫誠求保赤之心而逆賊尚忍肆為訕謗則為君者不知何道而後可也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尚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現被步軍統領衙門



拿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  
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  
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似此蔓延不息則  
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  
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  
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  
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  
時邊患肆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  
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  
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  
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至靡有了遺之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六

嘆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殘鼻缺此天下人所共  
知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覩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  
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幸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羣寇出  
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  
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至於厚待明代之典禮史  
不勝書其藩王之後實係明之子孫則格外加恩封以  
侯爵不亦前代未有之曠典而胸懷叛逆之奸民動則  
假稱朱姓以為構逆之媒而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為言  
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為本  
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讐也且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  
之人承大統者其害不過妄意詆譏蠱惑一二匪類而



已原無損於是非之公倫常之大倘若外國之君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之人為赤子則中國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撫之則后虐之則仇人情也若撫之而仍不以為后殆非順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為下者其能堪乎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豈為下者轉可以此施之於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時百里之國其大夫猶不可非况我朝奉

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謗議乎且聖人之在諸夏猶謂夷狄為有君况為我朝之人親被教澤食德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七

服疇而可為無父無君之論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幘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後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後人則故為貶詞槩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傳後著勸戒於簡編當平心執正而論於外國入承大統之君其善惡尤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為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而外國



之君見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於為善而深戒為惡此文藝之功有補於治道者當何如也倘故為貶抑淹沒略其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將使中國之君以為既生中國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國人承大統之君以為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無望於載籍之褒揚而為善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其苦無有底止矣其為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况若逆賊呂留良等不惟於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經大法槩為置而不言而更鑿空妄撰憑虛橫議以無影無響之談為惑世誣民之具顛倒是非紊亂黑白以有為無以無為有此其誕幻譎張誑人聽聞誠乃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八

千古之罪人所謂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愍不待教而誅者也非祇獲罪於我國家而已此等儉邪之人胸懷思亂之心妄冀僥倖於萬一曾未通觀古今大勢凡首元倡亂之人無不身膏斧鑕遺臭萬年夫以天下國家之鞏固豈烏合鼠竊之輩所能輕言動搖即當世運式微之時其首亂之人歷觀史冊從無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陳涉項梁張耳陳餘等以至元末之劉福通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等雖一時跳梁究竟旋為灰燼而唐宋中葉之時其草竊之輩接踵疊跡亦回歸於盡總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義不識天命之眷懷徒自取誅戮為萬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為人而異



於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是闕一則不可謂之人矣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為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且天命之以為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億萬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無庸再為剖示宣諭但儉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用頒此旨特加訓諭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當問天捫心各發天良詳細自思之朕之詳悉剖示者非好辯也古昔人心淳樸是以堯舜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九

之時都俞吁咈其詞甚簡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漸不如前故殷盤周誥所以誥誡臣民者往復周詳肫誠剴切始能去其蔽錮覺其愚蒙此古今時勢之不得不然者每見陰險小人為大義所折理屈詞窮則借聖人之言以巧為詆毀曰是故惡夫佞者不知孔子之以子路為佞因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語而發蓋以無理之論而欲強勝於人則謂之佞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若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逆天悖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大道使愚昧無知平日為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譴而罹國法此乃為世道人心計豈可以謂之佞乎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著



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特諭

諭好善樂輸分別獎勵雍正十一年

上諭朕於直省地方偶遇災祲即為之寢食不寧蠲租發粟截漕平糶多方撫恤務使貧民無一夫不得其所又念各該地方雖或收成歉薄豈無蓋藏豐裕之家伊等誼篤桑梓休戚相關若各人量力樂輸既可以展其睦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二十

姻任恤之情亦可以為恤災扶困之助是以曾經降旨通行勸導然亦聽紳衿士庶自為之不相強也近聞直省地方捐貲周急好善樂施者頗不乏人此誠鄉鄰風俗之美亦人心古處之一驗也此等良善之人應加恩澤以示褒嘉著該督撫留心體察秉公確訪其捐助多者著具題奏請議叙少者亦著地方大吏給與匾額並登記檔冊免其差徭以昭朕與人同善之至意

諭採訪遺編著述乾隆六年

上諭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今內府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



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  
拘刻本抄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欽此

諭各省錢糧普免之年耗羨緩征 乾隆十一年

上諭朕愛育黎元格外加恩將各省錢糧普免一次以為  
休養萬民之計經大臣等酌議國家每年一定之經費  
皆取資於正賦應將各省分作三年蠲免則經費有賴  
而先後之間萬民均沾膏澤至於耗羨乃有司養廉及  
辦理公務之所必需應令照舊輸納朕已允行今思朕  
之逾格蠲免天下正賦者所以藏富於民且使閭閻之  
間終歲不聞催科之聲也今正賦既蠲而耗羨又令完  
納是官民仍有交關猶不免有追呼之擾若將蠲賦之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二十一

年應征耗羨一併緩至開征之年按數完納使小民於  
交宮之便完此些須不必兩次伺候於公庭亦體恤民  
情之意著該部即遵諭行並將公用不敷之處作何撥  
抵酌議辦理各省督撫當董率有司善為之勿因此又  
別生弊端也欽此



朝賀

上諭亭 在縣治東大士巷後

國朝乾隆三十九年知縣鄭修奉文移建亭之外繚以紅墻其前為門者三門之中為宣講亭稍後為朝房諸守土臣知縣以下坐朝於此中有屏屏之後為拜墀越墀十數武登陛為亭亭六面高廣三丈餘設

御座於中奉

萬壽牌護以簾幙雕扉楹壁皆色黃凡門非有事不啟凡遇

萬壽節知縣率僚屬先期三日朝服不辦事不理刑名至

期雞初鳴詣亭所屏息進立墀下文武分東西班行

泰和縣志

卷首

朝賀

二十二

三跪九叩首禮出席地以次坐於朝房黎明朝退後期仍服朝服三日正旦長至咸如之

千秋節行二跪六叩首禮餘如常制凡行禮俱以生員四人相儀凡開讀

詔勅賚使將至知縣以下肅朝服具香亭儀仗鼓樂郊迎候

詔書至跪接起捧供於香亭鼓樂前導知縣以下隨賚使後護至

萬壽亭供奉香案儀仗列前分文東武西班行三跪九叩首禮使者奉

詔開讀官僚跪聽讀罷仍奉



詔書供奉香案騰黃張掛每年除歲暮農忙外餘月朔望  
日知縣以下文武各官詣

上諭亭集紳士耆民分班行三跪九叩首禮奉

聖諭廣訓

上諭於香案移案於宣講臺上擇諸生數人為約正登臺  
北向朗聲宣講數條士民環聽講畢仍奉香案於亭  
各官以次退

舊有萬壽宮係普覺寺內祝聖場明萬歷六年知縣  
唐伯元建左為鐘樓右為更衣亭邑人曾于拱有記  
置贍租田七十畝租若干載碑陰今成廢址租久侵

沒志再

泰和縣志

卷首

朝賀

二十三

按

上諭亭舊名萬壽宮在普覺寺內祝聖場

國朝雍正十三年知縣王猷奉文移建於縣治西千秋門  
內乾隆三十九年知縣鄭儻奉文仍移建於普覺寺  
內亭深十丈二尺後餘土三丈七尺前至屏牆九丈  
二尺廣四丈一尺并左右餘土共六丈七尺五寸查  
右邊更衣亭內有唐伯元息軒記碑文後以此為雙  
鶴樓乾隆五十七年公建

領

誥勅儀

凡領



誥勅官員家前一日設

誥勅案於廳堂正中設香案於

誥勅案前

誥勅至門受

誥勅者具本等品級服色跪迎於大門外候過起隨入

門內於

誥勅至堂中執事者置

誥勅於所設案上受

誥勅者三跪九叩頭興詣案前跪捧

誥勅與入室恭藏於匱次於其祠堂中具香燭果品行一

跪三叩頭禮次於其父母前行一跪三叩頭禮

泰和縣志

卷首

朝賀

二十四

凡贈典

誥勅領受奉迎俱如前儀擇日行焚黃禮前一日本官於

其祠堂中設案一於中間設香案一於前設神主殿

典之案祝案於堂西東向至日早捧所贈

誥勅置祠堂中所設案上以黃紙依

誥勅文錄寫一通同置案上奉神主設於堂西陳設祭物

并祝文向神主一跪三叩頭興跪上香三獻酒讀祝

畢乃宣

誥勅宣

誥勅者立於堂東西向捧所錄黃紙

誥勅文宣訖本官代受贈典



誥勅者行謝

恩禮望

闕三跪九叩頭興宣

誥勅者取所錄黃紙

誥勅文并祝文送詣焚所焚訖本官詣

誥勅案前跪捧起恭藏於匱次奉神主入櫃一跪三叩頭

退贈

泰和縣志卷首終

泰和縣志

卷首

朝賀

二十五

